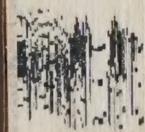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三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眞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眞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尚書僕射盧淵爲安南將軍督襄陽

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
周魴耳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
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
陽草創曹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
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問行留之計
公卿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
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埶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鎭
南爲留議朕爲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
曰諾鎭南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
安爲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

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廵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
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
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
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
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
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
皆興俶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
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
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猝然
輕舉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

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卽爲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爲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爲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爲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

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逞之玄孫也戊辰
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
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
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乃以征南
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
攻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
期閉城拒守薛眞度軍於沙堨南陽太守房伯玉新
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
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

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未拓跋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爲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爲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埶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野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

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

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魏王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

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
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
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
發與太子右率蕭誄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
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
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眾軍
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已未誕等追擊破之誄
諶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
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𠍴沖遣軍主桑係祖
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

阬馮時郎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涫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

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歸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故以爲大鎭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鎭不克其一而留守孤

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旣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江浩蕩彼

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
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
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且
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讐羸弱之
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
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耀武江
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
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
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
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

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

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魏軍旣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繇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尙遠不卽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上

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爲民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幷攻一營彼

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
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
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
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
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
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
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
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
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
恟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

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别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

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
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
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
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
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
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
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
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
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旣廣糧食旣足

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
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
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
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
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
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魏主從之　魏城陽
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
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
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
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

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
敗薛眞度於沙堨鸞等見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
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寛典
五月己巳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戸五百盧淵李佐
韋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眞度與其從
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荆州刺史餘皆
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癸未魏主還洛陽
告於太廟甲申減宂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
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淸徽堂曰

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宫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失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

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寇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竝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

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　初魏遷洛陽荆州刺史薛眞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眞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曏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

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鑾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反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

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埶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鎭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

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爲魏所獲新野人張賭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

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

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承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旣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承擊之承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承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承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承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

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庚戌魏主

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

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卻行慧景過鬧溝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

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璝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竝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

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　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秋七月己酉上殂於正福殿太子即位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丙午發懸瓠舍於汝濱　冬十一月辛巳魏主還鄴

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

將軍元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二月陳顯達與
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
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
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
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
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
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
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
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
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

命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冑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汋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汋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酇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

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爲汋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夏四月丙午殂於穀塘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祕不發喪從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還載臥輿

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

張溥曰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宏召羣臣議大舉伐齊非果伐也以此爲聲欲脅衆遷洛陽耳迨明帝鸞弒鬱林王昭業新安王昭文始決南伐盧淵高閭李沖與任城王澄止之不從後雖失利其所以稱師則正矣蕭鸞殘賊身弒二君鄱陽王鏘等七人衡陽王鈞等四人賢而無過盡見屠戮一年之間弒殺無忌神人痛憤宗

室無問罪之師羣臣鮮伏節之義悠悠六合皆
鸞黨也魏宏君長荒服執言伐亂昔齊人弒君
魯人不能討孔子譏之今中國安於陳恆索夷
不忘沐浴徐孝嗣諸大臣能無聞風愧乎然魏
旣罪鸞師指樊沔義振鐘鼓漢高責羽袁紹檄
操可也蕭衍破敵馮誕病死宏欲亟還廼臨江
水數罪而去此直兵力阻頓勉以辭勝之烏足
表大義於天下懼亂人之覬覦哉建武四年魏
師復出特忿前者不武更圖一捷抑逆惡雖熱
虜運亦衰蕭鸞殂於正福魏主旋殞穀塘亂賊

無禍而正終夷狄有君而道死始皇沙丘之恨孟德香履之悲其人幸不幸又何如哉兩主皆死戰鬬方息又歎曩者搆兵彼此勝負徒糜生靈於國家大數無與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

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

以居内地故得少寛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鴆也丁卯敬則舉兵反　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煑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

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儁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儁啟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儁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眾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

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　秋七月己酉上殂於正福殿遺詔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卽位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

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
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
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

東昏侯永元元年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
度性重澀少言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
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
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
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
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
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

州但諸弟在都恐羅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
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
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
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
爲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
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
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
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
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
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

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

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
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
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
兒等爲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
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
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
劉暄嘗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
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旦
已煑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
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

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
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
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
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解我
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
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
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
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爲
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卽以祏
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

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曇居卿今地但以卿爲
反覆人耳晏者遥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遥光
及祏遥光欲出朓爲東陽郡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
遥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啟朓扇動
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
死獄中暄以遥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
故祏遲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
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
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
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

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幷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

祥令在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遥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刺史遥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遥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遥欣病卒江祏被誅帝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卽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弟豫州刺史遥昌卒其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旣誅二江慮遥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遥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

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轝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眾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

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眾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

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歸使殺歷生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爲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孝嗣爲司空加沈文季鎮南將軍

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江祏等旣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幷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撿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

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

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

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常有疾不令

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

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

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衞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淩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

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等皆爲直閤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

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絶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眞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眞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春正月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己亥叔業病卒　三月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

瑯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爲直閤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軍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

嗣女爲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悵望慧景遣使奉
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
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
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
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掆
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
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
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
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
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

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衞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

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内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爲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

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

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蟂浦爲漁人所斬以頭內鰌鱣擔送建康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

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　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爲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黄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檦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

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
摽世摽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
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
白帝帝稍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摽拒戰而死自
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
文翰與相脣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
爲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
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奸富人
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鄰
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遊宴有吉

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十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

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髮倅因緣爲奸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

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爲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

鄭植弟紹叔爲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爲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

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荆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荆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荆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

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

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

勸穎胄從閫文等討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内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寳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

以蕭穎冑為都督行留諸軍事穎冑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冑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冑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荆州將佐復勸寶融稱

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爲殿中主帥詳
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
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
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
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
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
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
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
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
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

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

僧寄守魯山蕭穎冑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冑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楊公則

爲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旣行州中兵及儲侍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二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掎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

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於夏口蕭穎胄命荆州諸軍皆受公則節

度雖蕭穎達亦隸焉時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
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撓
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
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
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
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
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
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
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
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

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爲尹以蕭潁胄爲尚書令蕭衍爲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爲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潁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

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　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衞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

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旣得之後即應鎭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

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藉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眾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

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裨販以潘貴妃爲市令東昏侯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嚮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旣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

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
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
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
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
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
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
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
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𢃄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
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
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

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杜姥

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

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沖故吏靑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

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修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爲質於衍司部悉平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鎭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旣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

許即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
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
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
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
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
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
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
不早圖眾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
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祖爲鎮西司馬爲魚復侯
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

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

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塗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甲辰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荆州刺史輔國將軍申冑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冑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

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尙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

珍曰吾眾少不可逆戰可勿遥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

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眾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

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
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
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
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
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壬
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
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
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
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
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

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冑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眾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　巴東獻武公蕭穎冑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

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瓚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瓚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衞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鬬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爲猒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

爲鎧胄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
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
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卽敗崔慧景圍城尋
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
桁之敗衆情恟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
復出兵旣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
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
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
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
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

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强十二月丙寅夜强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

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紬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衞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顚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衞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於

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

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

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
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
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為書
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
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
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
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
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
勇置其愚默寧沮眾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
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

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

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

解承制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初大司馬與黄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爲驃騎司馬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内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

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敢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

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至望殿門不
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
約舉首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
歎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
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
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
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
酉梁公始受命　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
之制於是以沈約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爲侍
中　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癸巳受命赦

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　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梁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王皇后爲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

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爲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左衞將軍恢爲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州刺史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　以謝沭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
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
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
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
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
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
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
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
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
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

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返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

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張溥曰蕭順之殺巴東王子響非齊武帝意也受指於文惠太子緇之射堂有司奏絕屬籍賜姓蛸氏然輕舫還闕其罪誠可不死後武帝得子響妃裙腰中啓怪慖鳴咽為作齊行香見景陽山鳴猨歔欷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憂死擅殺帝子獲老牖下幸矣子衍以是怨武帝欲助明帝傾其嗣以雪心耻忠孝兩乖豈人臣所當行哉明帝篡弒衍為畫策以顯官啗垣歷生卞

白龍美女娛王敬則折柬召隨王子隆立賜自盡於是屠滅宗親蹀血門內朝廷極惡衍實啓端卽使其終身守順效伯氏之節有死無二君子猶謂其非純臣況僭竊神器篡奪自恣也崔慧景之亂蕭懿投箸入援臺城載寧建鼓淸路義過祖逖迺元勳未賞而蝎譖先行賜藥省中禍及子弟衍欲更執臣謙勢不可得夫斷三峽臨九派兵定湘中傳檄江南乘風草之疾掃東夏之塵凡衍上策懿非不能爲也懿經而不權衍權而不經當夫入朝殄難叛人卽誅勒兵廢

暴更立新主上不負國家下不損臣節伊尹霍光前已爲之懿獨拘攣守正死而弗蹈孝莫孝於申生忠莫忠於蕭懿傷哉兩人身雖不存其志可法也衍挾穎胄舉兵而師謀獨斷外奉南康王寶融爲主而不受處分行事之始卽以天子自待至王珍國張稷謀貳於內不煩干戈東昏斬首衍無弑主之名而坐收討亂之實其視蕭道成戎服殿庭身乎弑者勞逸順逆遠矣順之十男懿衍最賢懿死爲人臣衍生爲天子死者類伍尚生者類伍員惜順之蹙殺巴陵其忠

不如伍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四

